夷堅志/三志己0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三志己卷二 ◄

夷堅志
夷堅三志己志 · 卷三

► 三志己卷四

夷堅三志己卷第三(十一事)

睢佑卿妻

睢佑卿，海州鉅平人，父祖以農桑為業。至佑卿獨親於學，作文賦詩，為鄉里稱道。年甫二十，娶同里房秀才女，甚美而慧。紹興辛未，染時役而卒，葬鬱州東山之阿。睢素所憐愛，殊不能堪，月夕花朝，未嘗不興念。是歲冬，與一僕往蒼山省親。逼暮疲困，到道傍莊舍，遣僕儩宿，卽解鞍而入。門扉半掩，寂無人聲，進抵中堂，不聞烟火氣，惟小童汲水於井。坐久餒甚，無由可辦食，從童求之。童入報。俄酒殽畢集，一少婦裝飾華美，斂容前拜，與對席。睢愕然，細視之，乃故妻也，然不敢發問。酒數行，婦曰：「與吾夫相別累月，痛念不曾忘。」睢方棲遑客間，喜於延納，恍如醉夢中，弗記其死，歡媟如平生。飲訖就寢，繾綣情通，當晝亦迷戀，遂一住十日不言去。婦忽然慘顏言：「我已別嫁良人了，君不宜處此。」睢始大悟。猶與之惓惓共被熟睡。既覺，則身與僕皆卧於嵌巖之中，槲樕之下。嗟惋還鄉，為之修設水陸齋以資冥路，竟悒怏成疾以死。

大伊山神

葛萬者，淮陽宿預人，後徙楚州。紹興辛已歲，胡塵不靖，倡率鄉人子弟，立忠義軍，自稱統領。時魏勝據海州，楚守遣萬往游説，語言不相投，遂為怨偶，欲致之死地。萬窘而南竄，獨行於野，遇一大人騎馬來，皂韈青袍，從者且十輩。魏已移檄遠近，稱

萬謀叛，揭賞求之。萬疑為捕己，匍匐草莽不敢喘。青袍呼曰：「葛萬可出。」萬雖甚恐，不得已出應，拜於道左。青袍曰：「魏勝捕汝急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然則從吾行。」乃徒步隨數十里，賴馬行不騁，容其追逐，但飢渴交攻。其人指地，則飯茹陳列，食之至飽，乃告之曰：「吾為大伊山神，汝三年之後，當建功于國家矣。」使閉目勿開。葛如所教，覺若有人扶掖登舟，耳畔風水之聲洶洶。移時足履地，方敢開目，已達淮北岸久矣。(呂本作「之」。)復南歸。又三年，因獲反者蕭榮，補閤門祗候，充沿淮都巡檢，死於官。妻子今猶居山陽之高師。

倪彥忠馬

池州青陽賈人倪彥忠，性好飲。紹熙五年六月，與數客痛飲於所居三里間酒壚，遂大醉。客皆先去，倪以天時急熱，覺心膈煩躁，見水輒喜。其外有池甚清泚，走向池畔，欲取水漱口。因岸滑失脚，墜於深處，昏醉不能上。旁又無人，所畜一馬在廄中，奔馳而至，徑赴水濱，垂韁而下。倪挽之自救，馬盡力拽出之，倪得不溺死。歸告其妻曰：「我今日乃得馬活性命。」妻未及問，馬亦還向前，吐一骨，作人語云：「倪廿二郎是我前世之父，我頑狠不孝，多毀罵父母，作畜生，故受罰為異類，且只在爾家。恰因垂韁救父，已償宿債。用此一善，當復居人間矣。」言終，立仆地而死。倪為掩葬，而修齋供以報之。

劉師道醫

漣水軍醫者劉師道，家在金城，徙居邑市。再世業醫，至其身聲價始振，起為軍助教，醇謹修飭。紹興十八年冬，(呂本多一「大」字。)非浦人王彥禮病，遣僕馬邀迎，回次中途逢婦人跨驢，一僕從後。婦先舉鞭招揖，呼其字曰：「顯道，別來安樂。」劉思向來不曾與接識，駐馬問之。答曰：「我是魏師誠之妻，相與為姻戚。緣丈夫久伏枕，遣我詣君，欲扳屈至敝廬診視。適爾值遇，真非偶然也。」劉意不願行，婦強之甚力，不得已而隨往。並馳三十里，膂力疲倦，而婦無怠色。渡獨木橋，經烟村院落，到一宅。請下馬升堂，啜茗會食。遂入宅，見魏元無半面之雅。伸手求脈，覺骨節硬如木石，全無暖氣，心怪之。投以湯劑，且施鍼。婦在傍，忽鼓掌笑曰：「劉郎中細審此病，不可醫也。」劉曰：「娘子拉我來，何得却如此？」婦曰：「郎中試看。」轉盼間，俄化為狐狸，奔而出。劉與僕怖叫，室宇俱不見，正坐古塚上，所鍼者一朽骸耳。卽疾驅而歸。及家，則婦已在門內，曰：「説道醫不得，郎中不信，奈何？」劉大怒取長矛將刺之，復化為狐，躍出户，登屋鳴嗥。劉喚集弓矢，叢射之，遽失所向。劉由是得心疾，累歲

始愈。

鐘離丞

東平府東阿關山鐘離修，仕偽齊，為萊蕪丞，單車到官。歲餘，聞父在鄉里病篤，欲歸未遂。一夕，夢父告之曰：「我於某日亡。」及寤而痛切泣下。時家人報訃猶未至，因憂念成疾，昏不知人。伏枕冥冥，殆類已死者。其家卜日將葬厝父柩，修忽奔馳而來，哭踊哀極。妻問之曰：「爾作一邑宰，何得無僕馬，及一吏卒使令？」曰：「吾告假不得，又不許奔喪，不免託疾潛歸，縣人皆不知也。」及葬日，披麻徒跣至窆所。事畢，迎魂輿還舍。修行於前，步武輕駛，他人莫能追躡。迨到家，倏失所在。舉族罔測，急走健僕，兼程審訊，正困卧綿劣，久乃漸愈。蓋向者愁思之劇，離魂會喪，孝心精誠純至所格耳。後歸家持服，方敍前事，一一無所遺忘，與其身親至無異也。

宗立本小兒

宗立本，登州黃縣人，世世為行商。年長，未有子。紹興戊寅盛夏，與妻販縑帛抵濰州，將往昌樂。遇夜，駕車於外，就宿一古廟，數僕擊柝持仗守衛。明旦，蓐食訖，登途，值小兒，可六七歲，遮拜上(呂本作「于」。)前語言獷利可喜。問其誰家人，自那處來，對曰：「我昌邑縣公吏之子也。亡父姓名是王忠彥，與母氏俱化去。鞠養於它人，將帶到此，潛舍我而去，茲無所歸，必死於虎狼魑魅矣。」立本拊之曰：「肯從我乎？」又再拜感泣。遂收而育之。命名曰：「神授」。兒性質警敏，每覽讀文書，一過輒憶。又能把巨筆作一丈闊字，篆隸草不學而成。見名賢書帖墨蹟，稍加摹臨，必曲盡其妙。立本蓋市井之小民耳，遽棄舊業，而攜此兒行游，使習路歧賤態，藉以自給。後二年之春，至濟南章丘，逢一胡僧，神貌偉傑，指兒謂立本曰：「爾在何處拾得來？」立本乃曰：「吾妻實生之，奚乃輕妄發問？」僧笑曰：「是吾五臺山五百小龍之一也，失之三歲矣。方尋訪見之，爾久留他，定招大禍。吾已密施法禁，彼亦無所復肆其虐。」於是索水噴噀，立化為小朱蛇，盤旋於地。僧執淨瓶呼神授名，蛇卽躍入其中，僧頂笠不告而去。立本夫婦思念久而不忘。淮東鈐轄王易之親睹厥異。

支友璋鬼狂

漣水民支氏，啓客邸於沙家堰側，夫婦自主之。遇商賈持貨物來，則使其子友璋作牙儈。璋性慧口辯，詭譎百出，左彌右縫，人多墮其狡計。且好尚怪奇，乾道八年春，

士人共議建立東嶽行宮，未有任責者，求索頗久。璋忽發語狂易，全如喪心，每逢人則直指姓名，道心腹秘隱，及其意間所營畫，無纖微不呈露。眾畏之如鬼。或賚錢帛密貽(呂本作「路」。)之，輒受不卻，而悉以付祠下。收市木石瓦甓，募倩工匠，一邑無不如敬，尊為翁。人有疾病久弗愈者，詣之請聖藥，或掬灰一二盈撮，或傾瀉瓶水，俾服之，一切效驗。至於牛馬不食水草，羣立道上，人往禱祈，璋到其處一叱，隨即復常。已而數十處同日同時皆見之者。郡縣知為怪神，亦不能禁。經歲餘，欻然若有所失。搏膺大笑，隕仆於野，越夕乃蘇。向之恍惚冥冥，略不記省，殆如鬼孽附麗以然。

解忠報應

解忠者，沂州人，本名沂。上世耕農為業，忠獨好武事。紹興辛巳，從山東開趙歸化得一官，馴致殿前司副將。天資貪狠，暴戾不仁。因登御舟盜物，事發當誅，朝廷念其效順，但編置湖湘。後竄身淮上，與不逞子陳二劫臨澤布商，捕送高郵獄，祈(按：「祈」字疑誤。)獄吏言：「我積金五百兩，埋於州西之土山，若能出我，當取而中分之。」吏不虞其誘，道之越獄。仍踰城至土山，掘地三尺為坎，陽若訪金者，卽殺吏，投尸於中。成閏鎮京口，往謁。使隸麾下，始改今名，而居察邏之職，糾説兵籍八健卒，行劫八角樓居民害(按：「害」字疑誤。)貨，推他人為首，分其物而密告官，八人皆受戮。又約結王展世、宋國寶、司澤、曲端，皆蜀將者之徒，起忠義軍。以書尺往復，裒集不根之語，告于都帥李川，川悉加鍛鍊，誣伏流諸嶺外。遂以功補右列，歷婺、蘇兩州指揮使。慶元元年，每日暮之時，輒見諸冤魂環繞左右，出沒憧憧。二年之春，正晝在寢，為鬼祟鞭撻，痛苦無量。正(按：「正」字疑誤。)年夏，有壯士十輩，類行伍中人，直詣其舍，詰之曰：「汝殘酷好利過豺狼，我曹並以無辜死於汝手。使我厄滯泉下，而汝服衣冠，享爵禄於心安乎？今已上訴九天，下訴九地，必要汝去，不得稽留。汝之子孫，後日將無噍類。」一家盡睢(按：「睢」字疑誤。)其言。遂同施箠楚，七竅流血，聲如牛吼，累日乃亡。及葬之中野，喪柩破裂，暴體不掩。猪狗齧食肉盡，銜骨棄之。雖三子尚存，當不得永遠承祭祀也。

海州虎豕

紹興十年春，有野豕入海州，居人共刺殺之。是時州陷虜地。其夏，鎮江軍帥魏勝攻取之。明年，南北講和，以地與虜，悉空其民渡江。三十年，一巨虎晝入城，伏於西市紀三家後稻囷之側。紀妻呼其女曰：「誰家黃牛在此？速將棒打去。」女曰：「恐是知州拽車者，不可打。」乃止。俄聞路人大叫曰：「爾舍內有虎！」妻急挈兒女走出。

郡守王添章驃騎率兵圍捕，虎奔至市，登人屋，眾射之而斃。添章因與僚佐出郊蒐獵有捺合主簿者，女真人。先夕夢為白兔齧足損心，疑有他事，獨託故不赴。日將暮，或言師姑寺前有虎。捺合素膽勇，頓忘昨夢，遽馳騎赴之，射中其額，虎怒，舉爪搦其鞍，攀搏左足，骨肉皆碎。明年，魏勝舉州歸國，竟亦徙民如曩時。乃知野獸輒入郛，非吉利也。

潁昌趙參政店

焦務本，陳州人(原無「人」字，據周本補。)名田足穀，而於閭里間，放博取利，積之滋多，漁奪人子女，或遭苦脅至死，皆怨之刻骨。乾道初，帥僕隸貨金帛於潁昌，道由萬壽。日將暮，欲訪佳邸店寓止，得一新旅舍，問其人曰：「我屢經，未有此店，今是誰家產業？」曰：「潁昌趙參政府所建，方月餘爾。」焦喜而就宿，主人置饌，又置酒，為禮勤篤。至秉燭，復出男女婢僕數十人，列於前。焦舉目顧盼，大抵相識。俄合詞譟罵曰：「汝尋常在鄉里賒貸，以米粟麻麥，重紐價錢。用勢淩逼，使我輩擠陷死地，冤痛莫伸，投訴泉下，聚集於斯以伺汝。緣汝壽限尚有一年，直俟命終，追赴陰府，今日聊紓憤懷。」於是羣行毆擊，手足傷折不能起。諸僕亦遭箠打，所載之物，蕩無子遺。向之屋室俱不見，但丘墟莽莽而已。呻吟徹曉，路人為雇牛車載以歸，明歲果卒。

張充家怪

張充者，宿豫角城人。徙居山陽北神堰，大啓酒肆，家亦贍足。而其為人輕率，不知拘忌。或談鬼神之事，必詆為無有而蔑視之。紹興辛已之秋，淮海受兵，人情物態，所在俶擾。充只一子曰詢，得病危殆。白晝鬼游其室，器皿几案，悉憑虛而行，互相值遇，則鏗然作聲。猫犬雞豕，舉皆是怪。屢招天心術士據正法以治之，愈甚無益。充始知悔咎。方議訪邀山林高道，悉力歐禳，未睹其效。忽一偉人自外至，掀解簡倨，乃謂充曰：「令郎病不可，(按：此下似有脱誤。)蓋為眾妖扇黨，將肆其虐。今沴氣蟠結，充塞不解。吾與君雖無雅素，但區區寸心，每欲代天行化，為人致祥。足下其廣備科儀，無靳資費，當相為止絕。」充喜不自勝，清肅庭除，鋪陳汎埽。及初，(按：此句似有脱誤。)其人按劍禹步，斥羣鬼之名，卽有使者擁一鬼來，立命斬之，則鼠也。如是者源源不已。或雞、或鵝、或鳥、或梟，其類不一。充家竊以為賀。其人遽擲劍奮怒，化為白狼，突户而出，內外觀者駭散。稍定複桀，(按：「桀」字似「集」字之誤。)殊無所睹，變怪儼如前時。訖于詢死，乃息。(此卷皆得之朱從龍。)